

1

文学



西方名著入门

主 编 罗伯特·哈钦斯

莫蒂默·艾德勒

副主编 克利夫顿·法迪曼



文

中 国 商 务 印 书 馆

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

1995年·北京

Robert M. Hutchins, Mortimer J. Adler

Editors in Chief

Clifton Fadiman

Associate Editor

GATEWAY TO THE GREAT BOOKS

Vol. 2

Imaginative Literature

本书根据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 1963 年版译出
中国商务印书馆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合作出版

©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Inc. U. S. A. 1995

XĪFĀNG MÍNGZHÙ RÙMÉN

西方名著入门

主 编 罗伯特·哈钦斯

莫蒂默·艾德勒

副主编 克利夫顿·法迪曼

第 1 卷

文 学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610-X/G · 231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608 千

印数 3 000 册

印张 25 1/4

定价: 33.00 元

《西方名著入门》出版说明

我馆致力介绍各国学术名著，已有 90 年的历史。严复译作由我馆刊行，始于 1903 年；梁启超主持编译《共学社丛书》，迄今也有 70 年。本世纪 20 年代末，我馆开始出版《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到 50 年代末，此项工作更有计划地进行；1982 年起分批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幸赖学术界和读书界的大力支持，至今已刊行 260 种。我们坚信，为了完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吸收全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多年来读书界已深刻理解文化遗产的价值，并且知道利用科学方法和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所有这些都不用多说。

凡够得上称为名著者，大抵都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种思潮的代表作；为此，必须了解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时代局限，认清作者的思路历程，才能更好地理解它们蕴藏的思想价值，以便取舍借鉴。因此，在精研细读原著时，读书界期望出版一些带有启发性的辅助读物。现在译印的这套原由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出版的丛书，可以认为是这类读物中的一种。这套丛书本为西方学人为西方读者编写的入门书，其特点是说理浅近，文笔流畅，而且往往从侧面选材诠释，具有相当的吸引力，颇能诱发读者研习原著时进一步深思。例如介绍古罗马学界名人塔西佗时，并未对其代

表作（《历史》和《编年史》）作系统的冗长的解释，却选取了他的短篇血泪之作《阿格里科拉传》，此篇写的是作者岳父，但反映出整整一个时代。这套书还有一个特点，即打破了人文学科的边界，将自然科学的名作也放在视野之内，这无疑也是今日我国读书界所能接受和乐于接受的。

原书共 10 卷，为方便我国读者，中译本改编为 9 卷。本书的取材及诠释观点，不免会带有编者的局限性，相信当今国内读书界已有足够的能力加以鉴别分析，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为错”，因此译印时不加评注。

本书中译本由我馆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合作出版。美方在中译本出版时给予支持和协助，我们深表谢意。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对本书译印中的缺点提出批评和建议，以便再版时改正。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目 录

致读者	1
导言	17
一、如何阅读及为何阅读	17
二、人的想象力	39
三、人与社会	62
四、科学与数学	89
五、哲学	106
六、路漫漫	127
丹尼尔·笛福	131
鲁滨逊漂流记	135
拉迪亚德·吉卜林	271
莫格里的兄弟们	275
维克托·雨果	297
与大炮作战	302
居伊·德·莫泊桑	313
两个朋友	318
欧内斯特·海明威	327
杀手	331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	343
两个赶牲畜的人	347

约瑟夫·康拉德	375
青春	379
伏尔泰	415
小大人	419
奥斯卡·王尔德	437
快乐王子	441
埃德加·阿伦·坡	451
泄密的心	456
红死魔的面具	461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467
化身博士	472
马克·吐温	539
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	543
查尔斯·狄更斯	601
一份详尽而忠实的关于巴德尔控告匹克威克案的值得纪念的 审判报道(摘自《匹克威克外传》)	606
尼古拉·果戈理	679
外套	682
塞缪尔·勃特勒	711
乌有乡人的风俗习惯和见解(摘自《乌有乡》)	715
舍伍德·安德森	745
我是个傻瓜	750
无名氏	763
奥卡桑与尼科莱特	765

致 读 者

亲爱的读者：

我们呈献给您的这套书是想对您有所指引，有所鼓励，增强您的信心，使您养成读书的习惯，特别是养成阅读《西方世界名著》的习惯。

凡是读过或正在读《西方世界名著》丛书的人，都会发现我们的这套《名著入门》是那套丛书的具有吸引力的、富于教益的、饶有兴味的插曲或补充。

假如我根据 40 多年来的痛苦经历不知道当您问您好心的朋友是否愿意看我们的这套书时他们会说些什么，那我就最好就此搁笔，不用写这封信了。据我所知，他们会说：“太难读了”，“没有时间”，“太枯燥了”，“读这种书有什么用呢？”既然艾德勒先生和我们都丝毫没有兴趣制作家具来装饰您的居室，更没有兴趣给您弄一份哈佛大学的毕业证书挂在墙上来提高您的社会威望，所以我就得请求您耐心一点，听我述说上述一般人所作的回答的荒谬无知。当然，我并不认为您也会这样回答。假如您也这么愚蠢而抱有这种看法的话，您就不会拿起这本书，也不会翻开这本书了。实际上，我所要做的，是保护您不受专横而愚蠢的邻人的毒害。

我想我是很了解您的邻居的，尽管这花费了我一些时间。（我所遇到的困难是，他们是现代的产物，而我则是在 50 年前长大的。）我们现在的社会是娱乐社会，是由先进的技术、富裕的生活和广告宣传所左右和维持的。现在的问题不是：“你是否在做值得做

的、令你感兴趣的或有意义的事情？”而是“你是否在娱乐？”各种供人享乐或娱乐的新玩意儿层出不穷，人们也富裕得买得起它们，同时广告宣传也促使人们买它们，因而娱乐已变成了用钱买来的东西，由各种新玩意儿提供的东西，由广告逼着人们享用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是在做包含这些要素并满足这些条件的事情，我们就不是在娱乐。

读书不包含这些要素，也不满足这些条件，所以也就不是娱乐；娱乐社会的忠实成员看到一个人在读书，肯定会感到别扭。如果这个正在读书的人显出自得其乐的样子，那结论肯定是，这个人在装模作样，或这个人是那个即将被忘却的时代的残余。假如这个人看的是小人书或蹩脚的西部小说，也许他不会遭到白眼，尽管西部电视片显然更具娱乐性，更不费脑筋。

当今，有两件事情消耗着我们的时间，那就是工作和无所用心。随着大多数人工作的减少，大多数人无所用心的时间也就增加了。无所用心的时间已增加到如此多的地步，以致不仅改变了我们文化的方向，改变了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而且还使我们几乎不能专心于任何事情半个小时以上。我们确实很少专心于任何事情半个小时。因为专心于任何事情半个小时以上都得作出努力。而如果费心劳神，那就不是在娱乐了。娱乐和无所用心即大脑甚或身体的放松是同义词。^①现在受人欢迎的是观看体育比赛，成千上万的人懒散地坐在那里，观看少数人消耗精力和体力或在格斗中相互残杀，这表明，我们现在非但不愿运用脑力得到娱乐，而且也不再愿意运用体力获得娱乐了。

必须承认，读书是件需要付出努力的事情，而且似乎今后会要求人们付出更多的努力，因而也就会愈来愈不受人们的欢迎。1962

^① 英文 fun 和 distraction 都作“娱乐”讲，而后者还有“精神涣散”、“无所用心”的意思。——译者

年，纽约市主管中小学的负责人宣布，对该市一万名七年级学生的测验表明，他们的阅读能力只相当于三、四年级的水平。这使我想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报告，该报告告诉我们，65个国家的文盲人数正在增加，因为这些国家每年人口的增加额超过了在校学生人数的增加额。上述纽约市的数字使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消息更加令人担忧了，因为这些数字表明，即使在校的学生也不一定学会了读书。

也许我应该告诉你，我并不反对娱乐。我抱怨的并不是娱乐，而是抱怨眼下人们对娱乐的看法，抱怨人们对娱乐在人生目标中的作用的看法。我既然不同意眼下人们对娱乐的看法，也就在以下一些问题上不同意流行的看法，即娱乐对人类意味着什么，人类社会是什么，对于一个人以及整个人类社会来说，什么是有益的甚或是使他们感兴趣的。我想，我还得就眼下人们对教育和闲暇的看法发表一些意见。但我知道我正在写的是一封信，不是一篇哲学论文，因而我将尽力简短而清楚地就这些题目发表我的看法。

娱乐的毛病在于它会使人感到厌倦。我们毕竟不可能玩上几小时、几天、几个星期、几年仍感到快乐。当寻欢作乐的人玩累了，回过头来想一想自己的所作所为时，他只能承认自己的行为是愚蠢的，对此叹息不止，后悔莫及。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为什么一定会是这样的呢？这是人这种动物的本性造成的。把时间和精力全用在消遣上，而这些消遣与猪、鸽子甚或鲸鱼所喜欢的消遣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这是违背人性的。我们可以在《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学习”这一词条下读到这样的文字：“根据O.廷克尔波夫的观察，用香蕉诱使黑猩猩玩把戏，要比用莴苣诱使黑猩猩玩把戏少出差错，”对此我们会说，“这与人有什么相干呢？”我们谈论的不是黑猩猩，而是人，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对香蕉或莴苣不感兴趣。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头脑，

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无限的能力和无限的多样性。正如谁都不会否认娱乐对于人来说是很重要的那样，谁也不会认为千篇一律的娱乐（或香蕉、莴苣）会满足人的需要。

消遣、玩耍或娱乐确实是重要的。繁重劳动的减轻以及由此而带来的闲暇和轻松，是科学技术赐与现代人类的最大幸福之一。在我这一生中，人们的工作时间已缩短了三分之一，由于禁止雇用童工，延长了受教育的时间和规定了退休年龄，人的工作寿命已在两头被缩短了。但是，由此而空闲出来的时间，几乎像数学那么精确地全部奉献给了电视机。这就难怪我国最有思想的劳工领袖沃尔特·鲁瑟曾暗示，他有一天将不愿再为缩短工时而谈判。鲁瑟先生宣称，如果汽车工人工会的会员把闲暇时间都用来玩滚木球和看电视，那还不如让他们工作。

当我说你想过人的生活时，但愿我没有过于无礼。而你若想过人的生活，就得正视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篇》开头所说的那句震人肺腑的话：“一切人从本性上说都渴望了解事物。”亚里士多德当然不会那么愚蠢，是说人想了解科学家、记者或隔壁的太太发现或虚构的最新“事实”。亚里士多德是说，一切人都想理解事物。理解是一种脑力活动，是需要大脑付出努力的。

我想，下一个问题便是付出这种努力是否值得。如果你听从艾德勒的建议，同这套书的作者们进行对话，你就会发现对于每一个作者和每一篇著作来说，你付出的努力是不同的。尽管如此，努力毕竟还是努力。也许你会用眼下时髦的话问，你是否能由此得到娱乐。

这取决于你怎样来看待娱乐。约翰·济慈说：①

① 这里作者引用的是 19 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一首 14 行诗，题为《初读查普曼的荷马史诗》。该诗描绘了济慈在读查普曼译的荷马史诗后发现新天地的狂喜。在全诗中，济慈把自己比作一个探险家、探索者，探索的地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诗中的“黄金世界”(realms of gold)、“美丽的国家和王国”等均为比喻，象征伟大的作品

我曾在黄金的世界漫游，
看见过许许多多美丽的国家和王国；
我也曾遍游许许多多西部的岛屿
那是臣服于阿波罗的诗人的园地。

我常常听说，有一片广袤的土地，
浓眉的荷马作为领地统治着；
但我从未嗅到它那清纯的气息
直到我听到了查普曼高声而大胆的吟诵。

然后济慈告诉了我们他读查普曼翻译的荷马史诗时感到了什么：

于是我觉得像是变成了天文学家
一颗新的星星闯入了他的视野；
或像是变成了强壮的科特斯，他用鹰一般锐利的眼睛
注视着太平洋——而他手下的所有船员
则面面相觑，作各种奇特的猜想——
默默地，把目光集中在达连湾的一座高峰之上。

济慈得到娱乐了吗？只要我们给娱乐这个词下符合人性而又说得过去的定义，他就当然得到了娱乐。人的最大娱乐莫过于有所发现，而发现与学到知识又是同义词。

我们可以通过偶然的接触，通过与人交谈甚或通过看电视有所发现或学到知识。发现者所发现的，往往是别人展示给他的世界。查普曼帮助济慈发现了荷马的世界。因此，哲学家斯科特·布

贵如黄金，犹如美好的国度等；诗中还使用了两个意象，一是天文学家发现了新星（9—10行），一是探险家科特斯发现了太平洋，立在达连湾的岩石上俯视浩瀚无际的太平洋，看到了荷马史诗这座高峰。——译者

坎南曾说，学习就是发现可能存在的世界。

不识字便接触不到所有可能存在的世界，只能接触到眼睛看到或耳朵听到的世界。而即使是这样的世界也不会被完全理解，因为所看到的景物和听到的言语很可能与过去和现在的其他许多事物相关联。

人所能享受到的最为持久的乐趣，就是发现（以及全新发现）可能存在的世界。这是使人快乐的，而又不很难。这确实需要付出努力，但都不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正如我们的“分级阅读计划”所说明的，本套书中的作品没有一篇超出大学一、二年级学生的理解和阅读能力，而且还有大约 50 篇精选的作品是为 13、14 岁的读者准备的。我这里谈论的不是过去的时代，不是中世纪学童和我国的开国元勋狼吞虎咽经典著作的那种阅读方式。“分级阅读计划”依据的是大家都知道的当今美国年轻人所显示出来的理解和阅读能力，并考虑到我们时代的所有消遣和娱乐活动，考虑到当今美国年轻人所接受的教育的所有不足之处。

我希望你不要太屈从于“分级阅读计划”。我的劝告是，你可以随意漫游。如果你觉得正在看的东西引不起你的兴趣，你可以放下它，试着看别的东西。本套书中的每一篇作品都迟早会使你感兴趣。我认为浏览是最好的方法，可以帮助你确定你最先要探索的可能存在的世界。

我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提出这一建议的。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童年时代与现在是大不相同的，因而我的经验也许对你毫无价值。确切地说，我是蛮荒时代的人，我是在“大洪水”即“技术、丰裕和广告”带来的大洪水来临之前长大的。

在那遥远的日子里，拥有一辆汽车不仅是富有的标志，而且还是地位的象征。在我的家乡，当时只有一个男孩的父亲拥有一辆汽车。因而这个男孩也就非同一般了。当时还没有收音机，没有

电视，甚至没有电铃，刚刚有留声机和电话。（我现在打长途电话时，还总是回过头来看看有没有人在看我，因为小时候大人告诉我，打长途电话是一种奢侈浪费的罪恶行为。正如约翰·D.洛克菲勒第一经常对自己的孩子们所说的：“两分钱的邮票就足够了”。）我们那时没有地方去，也无法到别的地方去。克利夫兰离我们住的小村庄只有30英里，但当时对于我们来说却像今天月球的另一边对于我们（俄国人除外）来说那么遥远。即使我们有办法去克利夫兰，付得起车票钱，我们也没有钱玩克利夫兰的那些游乐设施。

命中注定我们处于贫困之中。当然，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很穷，因为除了那个家里有汽车的男孩外，大家的处境都一样。因为穷，我们也就不得不寻求不太花钱的“娱乐”。

我很幸运，父亲是个牧师和教授，家里有很多藏书。后来长大一点，我便可以到公共图书馆去看书。再后来，在奥伯林学院上学时，男生宿舍里又摆放着几书架各式各样的书，尽管数量不是很多。

我把这些书全都读了，家里的全部书籍、公共图书馆的全部书籍以及男生宿舍的全部书籍。至少在我现在看来是这样。直到我18岁入伍以前，我很少做其他事情而只是读书；军队生活很艰苦，很难再继续读书。我的服役地点在意大利，不能读书，我就在执勤时大段大段地背德文原文的《浮士德》。假如那时有“北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话，他们无疑会把我当作特务捉起来判刑。

我为什么要从我的自传中引述这些生动的回忆文字呢？我是想告诉人们，50年前，在俄亥俄州东北部的一个偏僻村庄里，在现在会被认为是原始的条件下，是有可能探索布坎南先生提供的可能存在的世界的，而且是有可能愉快地做到这一点的。

我并不认为我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甚至不认为我掌握有最好的方法。我是有什么书读什么书，读了G.A.亨蒂的所有作品，

霍雷肖·阿尔杰的所有作品，奥利弗·奥波蒂克的所有作品，拉尔夫·亨利·巴伯的所有作品，甚至读了写给女孩子看的“小上校”丛书中的每一本书。我之所以要读这些书，其理由和登山运动员之所以要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理由是一样的：因为它们在那里。

但我也读了马克·吐温的所有作品、狄更斯的所有作品、司各特的所有作品以及萨克雷的所有作品。每天早祷时，父亲则给我们读《圣经》。渐渐地，我能够对书的好坏作出判断了。

以上我谈了自己博览群书的情况，可以说是进行了一番自我夸奖。但博览群书也许只不过是一种个人癖好，正像罗纳德·弗班克的一部小说中的一个角色所具有的那种癖好一样，小说中是这样写的：“道金斯小姐宣称，‘是的，坦白地说，我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是专供博览书籍用的。’”你们当中那些不喜欢道金斯小姐和我的人，恐怕就得较为严格地按我们的“分级阅读计划”来读书。

我想，在你们可悲的生活环境下，你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得按“分级阅读计划”读书。分散你们注意力的事情太多了。你们要应付“技术、丰裕和广告”带来的各种东西。这意味着你们必须计算每一分钟。因此，艾德勒先生和我便试图为你们做一部分浏览书籍的工作。

我们还试图使你们少走一点弯路。我不得不承认，我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吞食了一些营养很差的东西。当伙食团的中士对那个老是要咖啡的二等兵说：“你是不是喜欢喝咖啡？”那个二等兵回答说：“是的，但咖啡太少了，得喝许多热水才能尝到一点咖啡。”艾德勒先生和我将尽力不让你光喝热水。我们认为，本套书的每一篇作品都值得你细细咀嚼。但在“小上校”丛书展现给读者的那个世界中，在有关那个可爱的小女孩和她的肯特基老家的故事中，却没有多少咖啡，而只是放了过多的糖。

由此我可以告诉你一件有关读书的事，这件事编书的人通常

是不愿承认的，至少是不愿公开承认。那就是，读书有可能使人感到厌倦。我为什么不再读霍雷肖·阿尔杰、奥利弗·奥波蒂克等人的作品了呢？因为它们没有就任何重要的事情告诉我们任何重要的东西。它们所讲述的，只不过是有一些“坏人”和一些“好人”，尽管“坏人”设置了种种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好人”最终还是发了财或当了官，除此之外，我们再不可能从这类作品中了解到其他什么东西了。能使读书不令人厌倦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学到知识，也就是发现可能存在的世界。

学习当然也有可能使人感到厌倦。使学习背上坏名声的是教科书。这一般并不是作家或出版家的过错。人们现在普遍认为，知识就是事实。如果教育是获取知识的话，则教育就应该让学生死记硬背事实。所以，教科书的内容就应该主要是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的事实。除此之外，还有令教师、学生以及教科书作者都不安的考试，考试内容多半是检查学生是否记住了课本上的事实。由此你便可以明白，为什么教科书必然使人感到厌倦。

不管人们认为教科书有什么优点，都不曾有人说教科书是鼓舞人心的。人们常说教科书的内容是精确的，全面的，或最新的。但即使是最爱夸大其词的出版家也很少说教科书是令人感兴趣的。色诺芬和普雷斯科特的著作写得比任何一本西方历史教科书都要好，而且并不比教科书难读。读了色诺芬和普雷斯科特的著作，我们就会知道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会如何处理大量死的事实。

我们还几乎可以说，使学习背上坏名声的是我们的教育制度。我们大都是在学校形成对学习的看法的。在现行的教育制度下，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我们都不得不集体一块儿学习。大家都知道，学生之间的主要差别，是头脑敏捷的学生和头脑迟缓的学生之间的差别。但头脑迟缓的学生并不一定比头脑敏捷的学生差，尽管人们常常把他们当作二等公民来看待。实际上，头脑敏捷的学生往往

只是敏捷一时，很快就不那么敏捷了。不过，我们在这里关心的不是这两种学生孰优孰劣的问题，我们感兴趣的只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是存在的，他们的存在使厌倦情绪几乎普遍地伴随着教育过程。头脑敏捷的学生由于远远超过其他学生的理解能力而必然对学习感到厌倦。头脑迟缓的学生则灰心丧气，因而也会厌倦学习。

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纠正这种不幸的状况，但这种方法却尚未得到人们的普遍赞同。让每个学生按自己的速度学习，什么时候准备好了，什么时候接受考试，这是一件很容易办到的事情。也许，新的“电子教学机”（实际上它们大都不是机器，只不过是有助于独立学习的书籍），将帮助普及这样的看法，即：不管一个班级的平均速度如何，每个学生都应按适合于自己的速度学习。当前这种看法还很少有人接受，因为现在流行的观点是，教育的目标不是发展智力，而是适应社会。人们一般认为，一个年轻人与其邻人不同是不好的。如果他超过了其他人，他就应停下来，等别人赶上来。如果落后了，无论如何也要赶上去，尽管这也许会拖其他人的后腿。

该死的不得不死记硬背的事实加上该死的必须与其他人相适应，使人厌倦学习。我听说，人们已开始怀疑要与社会相适应的观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许有一天会理解事实在教育中的作用。很显然，事实并不是知识。只有把事实组织起来，才会有知识。一个可能存在的世界总是由组织起来的思想和事实构成的。只有把事实组织起来，人们才能理解事实。电话簿只是在非常有限的意义上是知识，这种非常有限的意义是通过按字母顺序排列获得的。

许多年前，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美国统计协会主席不约而同地宣布，新的事实正在被大量发现，以致学生的青春期至少必须延